

因为签证问题没去成，这是后话。这还真印证上了大学外教课Inara Cedrins老师教我们的：It doesn't hurt to ask.

### 2. You can always say no.

上面那句话还有后半句，叫：You can always say no. 这次毕业20周年征文活动开始后，我们几个参与组织的就给我们班的文豪排好了队，分头挨个去问，因为It doesn't hurt to ask! 结果他们也真都是自己人，亲身践行了后一句：You can always say no. 所以这篇征文就只好我来糊墙啦。

能考上清华的，都是好学生，say no 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好学生是很难的。毕竟这是被“你应该，你必须，你最好”的影响筛选出来的佼佼者。到了清华，机会很多，课业很重，竞争很激烈，就必须开始学会选择和放弃，也要学会拒绝。但跨

过了这一关，学会say no之后，能获得解放，也能品尝到专注的快乐。天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，在心理学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断然退学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就不勉强了吧。

### 3.当然也有say yes.

我想分享我们班宋露露同学曾经送我的一段话：面对未知，我们不可能算清楚后面的变数，也不能保证成功，但有些事情，值得你给它一个机会，走下去，看见结果，愿赌服输。她跟我说完这段话，就辞了工作去瑞典找大学时候的男友去了。之后他们两个一起去纽约读书，工作，养育孩子，可见当年这个Yes说得好。

清华精神对我们这些有幸在清华园里走一遭的文科生来说，是润物无声的教育，给了我们受益一生的影响。我们也都用自己的行动，践行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清华精神。

# 十六年乡村，愿以深心奉尘刹

○沙 垚（2005级新闻）

离开清华已经第八个年头了，我很想念她。在清华待了整整10年，留下了最美的青春，也形成了我余生面对未来、面对世界的方式。工作之后常常有人问，你在同一个学校待10年不腻吗？我总是微微一笑而不答，因为清华的快乐他不懂，这个学校的深度和博大足够咀嚼一辈子。

## 10年清华，16年乡村

一有机会，我就要津津有味地说起，2005年我是坐着出租车从西门的正中进入校园的，那天是大雨初晴，天空很明丽，地上的水潭里飘着落叶。来自南方小镇



沙垚校友

的我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通向哪里。我的老母亲至今不能理解，自己的儿子考上了最好的学校，却把事业放在了最土的乡村，这是为什么。

10年清华，我调研过的村庄数以百计。其中三个村庄，我前前后后追踪了9年。当2018年，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评上副研究员的时候，还在使用2008年本科的田野素材，往事种种，恍如昨日。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到底是个值得骄傲的事，还是一个可悲的事呢？

依然记得2008年秋后初识史宗恺老师，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匹驽马，但他却视我为千里马。在此后的岁月中，他不断告诉我，在为稻梁谋之前，请先为理想而谋，年轻人应该有探索未知世界的野心。正因为如此，让我能够跳出自己学科的偏狭，在宏大的思考和微观的经验之间跌跌撞撞，寻找自己的位置。他说，你要用10年的时间搞清楚中国农村长什么样，就像理工科的实验，用一本书勾画出一个切面来，然后告诉世界50年后中国农村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毕业之后，从西北到东南再到中原，我一直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，也始终诚惶诚恐，不知能否完成老师的殷殷期盼。

这几年，恰好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时代。我开始从理论研究转向一线实践，把自己当作“触媒”，就像一块石头扔到乡村这池春水中，去看那圈圈涟漪。通过介入一些政策的制定、制度的运行和产业的设计，去看权力如何流动、资本如何流动，去看不同的主体如何选择。2021年，清华大学110年校庆，清华校友总会举办的校友HiTC演讲大会，我应邀参加，在演讲中我说：“作为一个学者，没有什么比投身社会一线实践更让人感到激动了，更何况我还能在其中充当一个角色，并发挥一定的作用，影响现实。”

从2006年暑期实践算起，在乡村这个

方向上，我已经走了16年了，从田园将芜到乱花渐欲迷人眼。我也还会继续走下去，这是我的坚持。

## 花前月下，荷塘夜煮茶

2009年以来，我不是在课堂就是在乡村；不是在乡村，就是在荷塘。荷塘煮茶成为我在清华的又一个标志性动作，2010年我发起成立了清华学生茶社。荷塘莲桥旁边有一个观荷台，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，一花一叶。最疯狂的时候，我还从淘宝上买来梅兰和菊，在河边的空地种上，每日去浇水；没有买竹，是因为那里本来就种着很多竹子。那时候，有人弹琴，有人吹箫，有人下棋，有人吟诗，好不热闹。毕业之后，也回去过几次，观荷台已经成了老人们晒太阳、打麻将的地方，倒也温暖可亲。

导师李彬教授曾不无风趣地形容我的“双重人格”，一边是“对月伤心、见花落泪的文学青年”，一边是“脚踏实地、心系苍生的传播学者”；一边是“手头枕边仍有红楼相伴入梦，花前月下常与朋友煮茶品茗”，一边是“一路风尘仆仆、日入日深地做着泥巴汗水的朴素学问”。



田野工作时的沙垚（左）

## 风乍起，如何面对西山东海？

后来的岁月并不如文字一般静好。作为学者，由于知识分子聚集，难免有文人相轻，更不缺恶意攻伐，甚至到了身败名裂的边缘；也曾为贫穷所扰，一地鸡毛，狼奔豕突，被生活之网遮蔽了全部的日月……剪不断理还乱，而我却无处可逃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世界就是这样，你还爱她吗？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乡村和茶已经成为我心灵的故乡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只要坐下来，喝一杯茶，绿茶的自然之美或是岩茶的工艺之美，总是让人泪流满面。茶，一定是苦的，但无论是种茶人、制茶人还是泡茶人，都想方设法地去掉苦涩，留下鲜爽甜醇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、对残缺美的崇拜，像极了生活。杯中山水，即是人生。真正的乡村，不是田园牧歌、绵绵乡愁，也不是一路悲歌唱到底；真正的乡村，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、万物生长的地方；真正的乡村，是各种力量相互缠绕和博弈的正在进行时。而乡村里的人们，他们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种种不确定，依然艰难而努力地生活，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。

2021年校庆期间，清华新闻学院发起了一个“写给18岁的自己”的活动，我写道：“愿以深心奉尘刹。尘刹尚可奉，还有什么不可以。要身处苦难，仍然有倚窗望月的心情。要有一种能力，既不忘初心，又收藏理想。”

我至今依然记得2012年硕士毕业的时候，周庆安老师说过的那段话：“我还要再说一次，你们是精英，你们可以不承认，但你们是精英。精英的意思不是以自己为上，而是以周遭为要。你们要多关注



2015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身边的一个人，多关注这个社会的方向和风雨。收藏理想，等待机会成为了你们这一代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，也成为了中国未来的某种希望所在。在这个时代，你们或许无法选择做什么，但是你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。”

我相信，毕业之后，一定有很多的同学和校友们正在体验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有人依然在追光，也有人已经选择躺平；有人还在执着于家国情怀，也有人已经娴熟地进行着精致的算计……但是，当我们面对大海，面对西山，听到“西山苍苍、东海茫茫”的校歌时，你心中是否会荡过一丝波澜？视线是否会有一丝模糊？

真正的英雄是在看透生活本质后，依然热爱生活的人。2015年毕业的时候，我作为学生代表，在全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，我说，清华人要把天下作为校园。要有“以天下苍生为念”的菩萨心肠，要有对人民的热爱和对苦难的慈悲。

2022年4月

